

【长篇历史小说】

【世界遗产文丛】

最后的大佛

徐杉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最后的大佛

徐杉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楼 晓
责任校对:孙滨蓉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大佛 / 徐杉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5614-4085-8

I. 最…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3684 号

书名 最后的大佛

著 者 徐 杉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085-8/1·363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40 mm
印 张 22.75
字 数 48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3 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序

在中外文学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文以景闻名，景因文生辉。王之涣与鹳雀楼、范仲淹与岳阳楼、王羲之与兰亭、雨果与巴黎圣母院……作品、景观、文人三者相映成趣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也正因如此，很多文学作品把著名景观作为其创作的背景，而景观背后的丰富人文景观则成为众多文人墨客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不竭素材。

乐山大佛是历史文化名城乐山的第一文化符号，古往今来，众多理论家和艺术家都以乐山大佛作为重要题材来进行创作，作诗、行文、绘画、撰联、史学专论，这些创作或研究无疑不断地丰富了乐山大佛这个“第一文化符号”的深刻内涵。但是，在卷帙浩繁的有关乐山大佛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以历史小说形式表现的却并不多见，《最后的大佛》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空白。《最后的大佛》以修凿大佛为主线，以唐代名将韦皋为主要人物，用悬疑断案的叙述方式，讲述修凿大佛错综复杂、动人心魄的历史故事，揭示隐藏在大佛背后的千古玄秘，并通过对众多人物、众多世态景象的铺陈，力图还原乐山大佛开凿最后时期的人文历史，展示乐山独特、丰富历史文化。

历史小说，不仅仅要立足主体真实地对某段历史进行记录和艺术诠释，更重要的是，对现实要有启迪教育作用，这是历史小说思想性的体现。乐山大佛的修造是一个壮举，前后经历章仇兼琼和韦皋两任地方官员主持，历时九十多年。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不放弃、不抛弃的精神与当今时代所倡导的精神相契合，对今人仍然具有教育意义；乐山大佛的修造把治理水患与艺术、宗教、建筑完美地结合起来，这种把关照民生与艺术创造有机结合起来，把“民生工程”做成了一个传之久远的景观，对今天也具有启迪意义；乐山大佛历千年风雨仍巍然屹立，其讲求建筑的科学性、系统性，对当今仍具启发意义。乐山大佛的建造，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对这一艺术的研究，可以从建筑学、艺术学方面去研究，也可以从人文学方面进行文学塑造，以丰富其内涵。《最后的大佛》以大佛建造为背景，从人文的角度来再现大唐时期乐山的历史，是对乐山大佛文化的一种丰富。唐贞元年，韦皋身负皇命到蜀地上任，一边领军出征荡平边患，一边清查贪官整肃吏治。书中的韦皋虽忠实执行皇命，果断勇猛，但也不乏人情味和细腻之处，在面对皇帝、岳父、情人，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时，也会陷入矛盾和沮丧，但最终作出明智选择。小说既有新鲜感又

有真实感，并展示出丰富、广阔的历史背景，也展现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和市井百姓生活，为人们呈现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大唐乐山风情画。

历史小说，对历史人物的叙述，是立体的、丰富的，而不是平面的，历史小说中的主角，应该对今天的人们以警示、启迪、教益作用，这是历史小说的重要“教化”功能的体现。主持修凿乐山大佛，先后有三个重要人物：第一位是海通和尚，第二位是另一个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最后一位是小说《最后的大佛》的主人公韦皋。韦皋是京兆府人（今西安），出生于没落贵族。韦皋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唐由盛转衰的时期。德宗登基后实施了重大的经济改革，实行“两税法”。韦皋既是积极推行者，又奏请加税增加基层官吏收入。他是变革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又是颇有争议的人物，传奇式的人物。韦皋与乐山的最深的渊源无疑是在他的主持下，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历尽艰难险阻、穷其移山心力，铸就续修天下第一坐佛的圆满功德。韦皋一生丰富多彩，处于社会变革焦点，很多错综复杂的故事发生在他身上及身边，他为政施政的经验，对今人仍有教益。

历史小说，不是历史考证、补注，必须具备艺术鉴赏性，吸引读者；但另一方面，历史小说的虚构和艺术加工不能脱离大的历史背景和细节的真实性，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是历史小说艺术创造与历史真实性相结合的重要特征。为此，《最后的大佛》的作者徐杉，广泛研究了唐代的文学、艺术、行政、吏治、刑律、宗教，以及乐山方志，风土人情，习俗礼仪，先后到小说涉及的四川、云南等地采风，对小说涉及的古驿道、水道、古镇、城堡、寺院遗址、古战场进行实地踏勘，足迹遍及岷江三峡、西昌、昭通、大理、理县、松潘以及唐时所称“西山八国”（羌女、诃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远、咄霸），这种不畏艰险，细致认真的精神令人赞叹。

2005年，乐山市委宣传部收到徐杉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最后的大佛》的提纲，经反复论证，认为这部小说从题材、角度、人物、历史、文化、民俗等诸方面，都能充分展示乐山大佛世界双遗产蕴藏的丰富内涵，勾勒了修凿乐山大佛近一个世纪的渊源和真实的历史背景，弥补了另一种文学创作形式的空白。因此决定将其作为一个重点项目，予以立项支持。作者本人经过三年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作品。

乐山是历史文化名城，是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之地，建设国际旅游城市和文化强市是乐山的重要发展目标。乐山大佛、峨眉山、郭沫若，是乐山的重要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都具有地域唯一性和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如何不断丰富这些文化符号的内涵，如何利用这些文化积淀来发展现代旅游业和现代文化产业，是我们必须研究的课题和实践的主题。现代旅游业更加注重对景区景点文化的深度挖掘，现代文化产业需要在提升现代文化服务水平基础上，通过艺术化的手段来反映丰富的历史文化。这些，都需要文化工作者们潜心研究，并付诸创作实践。

希望乐山市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工作者们奉献更多反映乐山历史文化的优秀作品。

罗佳明（中共乐山市委常委、乐山市委宣传部部长）

2008年初夏



引子

章一第

峨眉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渝州。

——李白《峨眉山月歌》

诗仙李白夜航岷江，写下千古名句。

李白诗中的平羌江、清溪驿、平羌三峡，均在唐代剑南道西川龙游县（今四川乐山）的岷江黄金水道。

一条陆地官道，与这条岷江黄金水道并行，通往龙游县凌云山。

唐开元中，玄宗敕令：龙游县凌云山凿建天下第一大弥勒佛，二十年内完工。

就在凿建大佛之时，就在凿建大佛之地——这水、陆两道最繁华的地段上，相继发生了一连串令人匪夷所思的大案、奇案：国库金錠失窃、南诏使者遇刺、民间私铸官钱、官员贪污库银……

然而，最令人费解的是，本应二十年完工的大佛造像，竟用去九十余年！

天意？人为？抑或另有隐情？

一时，朝廷震怒，天下关注，世人惶惑！

苍天追问：为何修造天下第一大弥勒佛造像？

大地诘问：天下第一大佛为何建在龙游县凌云山？

人们责问：缘何大佛的建成拖延了七十多年？

千古玄秘，谜底何在？

最后的大佛

第一章

唐朝开元年间，玄宗皇帝敕令：剑南道西川龙游县（今四川乐山）凌云山凿建天下第一大弥勒佛造像，二十年之内完成。

六十多年过去了，佛像仅完成一半便停工废止。

朝廷震怒，连派三位县令前往龙游县续修大佛，然而三位县令都相继出了怪事。

第一位县令叫李维，在龙游死得不明不白。李县令是一个高大肥胖的北方人，刚至龙游，便立下续修大佛的豪言，但不久这豪言便被烟花柳巷的香风吹散，整日身陷温柔乡，乐不思归。

一天，李县令与满庭芳妓院的迎香姑娘痛饮一番后，便在客厅地毯上颠鸾倒凤，倒腾了一回。事毕，李县令又喝了几盅自己带来的回春壮阳药酒，不一会儿又抱起迎香耕云播雨。迎香只得全力奉迎，两只玉臂将李县令腰际紧紧搂住，扭动腰肢，极尽挑逗之能事。两人正玩得兴起，突然李县令身子一软，“咚”一下倒在床上，直挺挺的一动不动。迎香见状，吓得手足无措，好一阵才回过神来，赤足披发冲出门去唤鸨儿夏妈。夏妈起初并不在意，嘴巴一撇，轻声嘟哝了一句“软脚猪”，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药包，一摆三摇，嘴里噙着瓜子走过去看。夏妈知道有的嫖客会因玩得过火出现短暂晕厥，并无大碍。她称这类房事不济的男人为“软脚猪”。上得楼来，夏妈才发现大事不妙，原来李县令已嘴青面紫断了气。

接下来，满庭芳妓院被查封，夏妈和院里几个姑娘被收入牢中。虽然事后县衙公布李县令因病而亡，但早有好事者将此事添枝加叶四处传开，李县令的“软脚猪”绰号不胫而走。

李县令死那天，凌云山上曾出现成群的乌鸦。有人说大佛动怒了！李县令遭了报应，但有人认为李县令之死暗藏玄机！



第二位县令叫冯谦，在龙游混得窝窝囊囊，不到一年便被解职还乡。冯县令初到龙游，也许下亲民勤政，续修大佛的诺言。然而当他翻完县衙历年卷宗，拜访过城内名宦富绅后，冯大人突然失语，开始了逍遥自在的无为而治：凡事能拖则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冯县令好酒贪杯，逢请必至，至必痛饮，饮必大醉，醉必胡言，言毕推脱。除了在酒桌上豪气冲天，冯县令平日说话闪烁其词，做事优柔寡断。冯县令每天上午端坐公堂，满面秋霜，阴沉着一张能拧出水的黑脸；中午被乡绅商贾等轮番请去酒楼吃饭，喝得像个关公爷，转为红脸；到了晚上头晕目眩，胃气滞涨，脸色由红转青，变为青脸。故龙游百姓背地给他取了个绰号“变脸”。

上任不到一年，恰逢京都吏部察官来嘉州龙游巡视，偏偏冯县令那天喝得满脸通红，醉眼蒙眬，走路跌跌撞撞，与穿戴齐整、举止恭敬的其他官员判若两类。吏部察官一见，脸便沉了下来，再问话，偏偏这冯县令喉咙又不争气，喉结一动，竟哇哇吐出一摊秽物，惊呆了在场的大小官员，熏得吏部察官皱着眉头向后退，手在鼻前连连扇动。察官问众吏：“冯县令平素可是如此？”众人表情怪异，吭哧了半晌没说明白。察官冷笑一声，算是心知肚明。

不久，冯县令降职调离。上船时，只有几只乌鸦在头顶“呱、呱”乱叫，算是替他送行。有人说是“大佛老爷”在惩罚他，也有人说他装猪吃象、心里明亮：宁可丢官保命，也不在龙游惹火烧身！

第三任县令叫汪涵，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更为怪异。汪县令上任不久，在准备审理一桩奇案时，却突然神秘失踪。

汪县令是岭南人氏，五十来岁，黑瘦矮小，其貌不扬。他未带家眷同住，独自住在县衙后面的一处幽静的小宅院内。生活起居由一位曾在岭南生活过的老杂役负责照料。两天前老杂役患病回家歇息，衙里本来安排另外的人来做饭、烧茶，偏偏汪县令推托不喜欢当地人做的麻辣菜肴。因此，这几日的起居生活都不让外人插手。

话说这天早上，当值衙役陈水生打扫完大堂，烧好茶水，又将印玺、签筒、朱笔、簿册案卷等一一小心摆上案桌。眼见已临近升堂的时辰，而一向早早就到的汪县令却仍未露面。陈水生心中一阵嘀咕，不由走到紧闭的衙署门口，透过门缝向外张望，只见来看审案的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地站了一片，而且还有人源源不断赶来。陈水生到县衙充役以来，从来没见过如此大的阵势，惊讶之余更感到今天审案非比寻常。其实陈水生的心情与那些看审的百姓一样，早想知道案情的来龙去脉，曲直是非。可是汪县令行事缜密严谨，不露半点口风，故即便他身处县衙也一无所知。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阵凄厉刺耳的鸣叫，陈水生寻声而去，只见河对岸凌云山弥勒大佛乌云罩顶。方才还清晰可见的葱翠山峦顷刻间被暮霭吞没，仔细一看，一大群乌鸦密密麻麻盘旋在上，“呱、呱”乱叫。陈水生一个激灵，不祥之兆涌上心头。

这尊弥勒大佛依凌云山栖鸾峰而凿，头靠山顶，脚踏岷江、青衣江、沫水三江，面

朝西方，双手抚膝而坐。此乃天下第一大弥勒佛，当地人尊称“大佛”或“大佛老爷”。由于停工日久，佛像四周杂草丛生，飞鸟出没，荒芜冷凉。可是与弥勒大佛修凿相关的官场波澜，江湖情仇，恩怨是非，明争暗斗却从未间断。

陈水生又等了一会，依旧不见汪县令的身影，心中十分着急。因怕误了升堂审案的大事，他一路小跑直奔后衙汪县令居住的小宅院。

昨日一场小雨，院内竹篁萧萧，海棠含露。陈水生沿着翠竹掩隐的回廊走到宅邸的粉墙下，突见前方假山后闪过一个人影。他心中一惊，停下脚步张望。汪县令少言寡语，十天半月难从他脸上看到一点笑容，因此大家都很惧怕他。平时极少有人往他住的小宅院走动。陈水生站了一会，不见再有半点动静，侧身细听，只有微风吹动竹枝，发出的“飒、飒”声响。心中虽有些纳闷，但转念又想院内树影婆娑，自己又走得急促匆忙，也许是看花了眼，误将树影看成了人影。也顾不得再去多想，三步并作两步，径直朝汪县令的内宅走去。来到汪县令卧房门前，他轻叩房门，里面毫无反应。稍等了一会，他又举手重重叩了一下，还是没有一点响动。再用力，没想到门是虚掩着的，“吱”的一声顺势开了。陈水生伸长脖子对着屋内轻声喊道：

“老爷，老爷！”

屋内仍无半点动静。陈水生心想，也许老爷昨晚睡得太晚，抑或多喝了酒，故此刻仍沉睡不醒。眼看就要耽误早衙开审，他只得壮起胆大声喊道：

“老爷！老爷！”

还是没有回应。陈水生小心翼翼走进。只见迎面的墙中央悬挂着一幅水墨山水中堂，画的是江水环绕的凌云山风光。图中凌云山九峰各貌、凌云寺红墙逶迤、未竣工的大佛、曲径幽院、飞泉流瀑皆历历在目。下方有张长条书案，书案上凌乱地堆放着卷轴、书籍、稿笺。折进右边园门，一排四扇高大的竹制屏风横在当中，将一间宽敞的房子分为里外两间。屏风金黄铮亮，上面绘有福禄寿喜的吉祥图案。屏风后摆放着一张带榻板的雕花木床，米色的苕麻纺蚊帐低垂，榻板围栏上放有一件棉质短袍。

陈水生绕过屏风走到榻前，透过蚊帐窥视，榻中似无人。他心中奇怪，壮起胆子轻轻撩开蚊帐一角，果然枕席上不见汪县令身影。回头再看屋内，汪县令的锦缎浅绿色官袍、乌帽都挂在衣架上，皂靴也干净整齐地放置在下面。靠窗的方几上茶杯空着，壶里仅余少许凉茶。用鼻子挨近闻了闻，一股淡淡的酸馊味，显然不是昨天剩下的，心想难道昨晚汪县令没在房内过夜？正在纳闷，突然觑见窗户外有一团黑影。陈水生吓得一怔，随即大声喝道：

“哪个！”

黑影一闪，顿时消失。陈水生转身出门，可不见半点踪影，环顾四周，也并无异象。

陈水生又惊又疑，在院子里左右张望。院子里一丝风也没有，草丛中虫鸣之声清晰可闻。他抓了抓腮，嘟哝道：



“大清早闯到鬼了。”

说罢不由心生恐惧，赶紧将汪县令的房门掩上，急步返回大堂。

此时县衙大门已开，大堂内曾县丞、王尉校、丁主簿等全体衙员三十多人都已候齐。陈水生跑上前禀报道：

“曾大人，汪县令不在。”

曾县丞“啊”一声，转头看了看属下和廊庑下及门外密密麻麻，拥挤不堪的百姓，急得小声嘟哝了一句：

“这咋办？”

县令乃是一县百姓父母官，导风化，听狱诉，收受民田，祭礼、籍账、传驿、仓库、堤防、盗贼等诸事都须县令统领。县丞为副职，辅佐县令；县尉分判众曹，催征税赋；主簿掌文书簿计，各司其职。

陈水生见曾县丞半晌未发话，鼓起勇气问：“曾大人，时辰已到，要击鼓升堂么？”

曾县丞猛醒，犹豫一下，摇摇头说道：“汪大人未到堂，属下岂能越俎代庖断理刑狱？更何况今天要审的这桩案子离奇古怪。昨日下午汪大人曾说要借此案顺藤摸瓜，查清陈年积案。故必须等汪大人到堂亲审。且再等一等。”

一时间众衙员哑口无言，心下暗中猜测。

今日要审的是杜宝山洞房之夜突发失心疯投水自杀案。告状人是投水自杀者杜宝山的寡母董氏，被告人是董氏刚过门的儿媳妇潘素梅。看审的百姓人头攒动，踮足引颈，单等汪县令一到，击鼓升堂，掷下令签，带上董氏和潘素梅审理。

龙游城百姓都想看汪县令如何审理这桩离奇古怪的案子。有关杜家的各种传闻早在龙游沸沸扬扬。董氏的亡夫原是京城户部一员小吏，辞职返乡后，因承揽凌云山弥勒大佛的修凿迅速富了起来，是远近闻名的暴发户。

弥勒大佛开凿是龙游开天辟地以来最轰动的大事，上至朝廷，下到黎民，上下几十年，牵动着千家万户，因而与之相关的事情无不引人关注。这会儿见县衙迟迟不升堂问案，看众中禁不住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

“杜家娃儿咋会发失心疯跳水？”

“这叫报应！他父亲若没黑吃大佛老爷的钱，杜家咋会落得这个下场！”

“莫乱讲。你咋晓得杜老爷吃了菩萨的钱？”

“家中有金银，隔壁有戥秤。我敢说杜家的宅子、粮行、田地都是黑吃大佛爷的钱买的。”

“哎呀，人都死了，你们就少说两句。”

曾县丞心神不安看了看衙役及外面黑压压的人群，小声唤道：“丁主簿。”

“卑职在。”一个干瘦斯文的男人上前答道。

曾县丞故作镇定，开口道：“此案十分离奇，董氏告新媳妇谋杀她儿子却又拿不出



第二章

杜家在河对岸乌尤坝。董氏嫁到杜家后，共生二子一女，可大儿子、小女儿及丈夫都先后离开了人世，仅留下杜宝山一子。杜宝山今年十六岁，敦厚木讷，缺少主见。董氏早就暗中托人四下物色儿媳，最后看中了龙游城邓记生药铺掌柜的小女儿，并下了聘礼。杜宝山开初并没反对这桩婚事，他对母亲一向是言听计从。可不料有一天，他突然提出要悔邓家的婚约。董氏大惊，反复追问，儿子才道出原由，原来他暗中迷恋上了平羌镇的一位姑娘。

事情是因杜宝山去平羌镇看百戏而引发的。

平羌镇原是岷江边一个水陆驿站，既是嘉州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也是南方诸生羌人蜀进京的通道，位于龙游县与平羌县交界之处，后因日渐繁华，逐步聚邑为镇。因地处交通要道，故王公贵族、商贾行旅、贩夫走卒等各色人物聚集，十分热闹。

杜宝山是个戏迷，只要听说附近有百戏，无论天晴下雨必定赶去观看。在名目繁多的百戏中他又最喜欢杂技。寻橦、绳伎、蹋毬、角觝、舞马、幻术、筋斗、旱船等等，令他百看不厌，其乐无穷。

每年春节、寒食、中秋都有走江湖的戏班到平羌镇演出。那天，杜宝山听说来了一个叫“九重天”的杂技班，不由心花怒放。第二天胡乱吃了几口早饭，便辞别母亲乘船前往。船过凌云山大佛时，他看见一个中年尼姑站在另一只船上仰望大佛，女尼回头时，只见眼中闪动着晶莹的泪光。杜宝山从小生活在大佛身边，早已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见女尼对着大佛泪流满面，反倒觉得稀罕，禁不住“嘿、嘿、嘿”笑出声来。女尼狠狠瞪他一眼，杜宝山吓得赶紧躲进船舱。

船快到平羌码头时，他的眼睛突然被一个姑娘窈窕的身影所吸引。姑娘一袭深蓝色布衣衫，腰间束了一条浅蓝丝带，一深一浅搭配得既淡雅，又别致，浓黑的发髻上插着一只闪亮的银簪。姑娘将裙摆绾起，赤足立于水中，用力洗涤一块很长的白布，不时弯腰

立身，左右摆动白布，溅得水花四起，波光粼粼。杜宝山觉得有趣，便走到甲板前方观看。

一会儿，船靠近了。姑娘抬起头来，瓜子脸上，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脉脉含情，抿着两片薄薄的红唇，嘴角处流露出几许俏皮和挑逗。见到这么一位美人，杜宝山不免心旌摇荡，一双眼睛盯着姑娘的脸看呆了。姑娘似无羞涩，反而有意无意地多看了杜宝山几眼。杜宝山哪里见过这等事，心中一阵慌乱，摇晃一下，差点跌到河里。多亏撑竿的船夫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抓住。姑娘见状，忍不住掩嘴一笑，白皙的脸上扬起一层绯红。

这掩口一笑，早把杜宝山的魂儿勾了去。呆在那里，杜宝山回不过神来，懵里懵懂看着姑娘绞干白布，涉水上岸，从一条踏板跨上另一条船，转眼消失在密密麻麻的船篷之间。

杜宝山迷迷糊糊下了船，登上长长的石阶，心不在焉拖着步子往街上走。此时寒食节至，大地回春，梧桐竞开，柳絮纷飞，正是春游的好时节。三三两两的人用竹篮装上酒食到城外登山、野餐、露宿。由于寒食节禁火，须等两日后清明节才重新生火，故女人们无需下厨，便带了孩子在河边放风筝、划船，拔河、抛花球。好一派乐融融的过节景象。

杜宝山走了一会儿，忽然一阵风来，一片纸钱迎面吹来贴在脸上，他赶紧用手揭了扔开。可纸钱在空中旋一阵又飘落他的在头上，他只好将纸钱捏成一团踏在地上。当地人习惯寒食节前后扫墓，培新土，挂纸钱。由于禁火，纸钱未焚化，风一吹便四处飞扬。

杜宝山来到街上，这里早已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原来是九重天杂耍班在镇中的大榕树荫下圆场开局。四周密密实地围几圈看热闹的人，杜宝山也凑了上去。少时，锣鼓声停下，见一位中年壮汉走到圆圈之中向众看客拱手拜过，然后执起一根四丈多长的大竿。众人明白今日要表演寻橦。百戏中寻橦的难度最大，也最精彩，其技艺之高超无与伦比，因此格外受欢迎。壮汉一身黑衣黑裤，腰间系一条红绸腰带，头上裹着红角巾，十分精神利落。稍后，大榕树后闪出一位头戴红帽，身披青巾的妙龄女子。她笑吟吟走到中间，拱手向四方看众拜过，转眼腾空跃起，攀上壮汉执起的大竿，围观的人群一阵喝彩。这时另一位身着红色衣裤的女子也紧跟着上场，不过她戴着半截彩绘面具，仅露出两片薄薄的红唇和尖尖的下巴。她几个腾空翻滚稳稳站住，随即绕场拱手拜过看众，然后纵身一跳，轻盈地攀上大竿。两个姑娘攀在大竿上，随着鼓点踮踮起舞，有如机灵的猴子忽而悬着脑袋，忽而挂膝林梢，徘徊晴空，歌舞不辍。观者连连喝彩，报以热烈的掌声，铜钱像雨点一般掷向场中。第一位出场的姑娘从大竿上轻盈而下，一边微笑向掷钱的看客拱手致谢，一边飞快地将洒在地上的铜钱捡起。头戴面具的姑娘仍在大竿上，忽上忽下，左右易之。精彩的表演赢得看众一阵阵惊叹之声。

杜宝山被围观的人拥来挤去看不太清楚，忙跑到大榕树旁茶馆的二楼上，寻了个靠窗座位坐下，因为前方没有遮碍，下面的表演看得十分真切。突然，他发现围观的人丛



中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仔细一看，正是方才在码头所见的那位姑娘。只是她戴了一顶草帽，阴影半遮着脸庞，换了一身烟青色的裙衫。姑娘站在人群中看了一会，突然回头朝坐在茶楼上的杜宝山抿嘴一笑，然后转身离去。

杜宝山觉得那姑娘似在招呼他过去，二话没说将茶钱放在桌上，转身飞快下楼。可是那姑娘早已不在，他在人群中挨着寻找，始终不见踪影。杜宝山好生纳闷，早没了看戏的心思，闷闷不乐离开平羌驿。一夜杜宝山难以合眼，满脑子都是那姑娘的影子。第二天一早，他又赶往平羌驿，快在码头时又看见那位姑娘在河边洗衣物。当船要靠岸时，姑娘抬起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朝他脉脉一笑。第三天亦是如此，杜宝山很想上前与姑娘搭讪，可是姑娘却总是在船靠岸前匆匆离去。

第四天，当杜宝山满怀期望又赶到平羌码头时，却不见那姑娘的踪影。第五天仍不见踪影，直到最末一班船来了，他才不得不失望地离开。哪知船刚撑到江心，就看见那姑娘背着背篓出现在岸边。杜宝山无比懊恼，却又无可奈何。这时，身旁一老一少两个船夫的对话灌进他的耳朵：

“快看，潘姑娘来了。”

“心痒了？”

“嘿——”

“女人我见得多了！老子年轻时一表人才，哪个码头没有相好？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啥子样的老子都有过。其实说穿了都是一个样，两头一蒙，中间全是西施、貂蝉、杨贵妃。过日子，婆娘会理家才得行。”

“你说潘姑娘这几日为啥天天在码头洗衣服？”

“我估摸潘姑娘暗下有了相好，借洗衣为遮掩来码头见面。我婆娘当姑娘时也曾天天在码头等我，那滋味，啧啧！上刀山下火海我也甘愿。”

“潘姑娘看上谁了？”

两颗脑袋凑成一堆，一阵耳语。杜宝山将头伸过去，却什么没听见，心中一阵颤抖，耳朵里嗡嗡作响。心神不定地赶回家，他立即央母亲托媒人到平羌驿潘家求亲，要娶那位姑娘为妻！

还没听儿子说完，董氏就沉下脸把儿子数落了一顿。但杜宝山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倔犟，非此女不娶！董氏气得一夜难眠，第二天悄悄托人去平羌镇打听，方知儿子迷恋的姑娘姓潘，名素梅，虽美貌勤快，却是水上人家女子。父亲是个大字不识的船夫，母亲年轻时还曾在花船上当过妓女。潘素梅是独女，今年十八岁，因老两口想招女婿上门入赘，故拖延至今未许配人家。

董氏坚决不许这门亲事，还请族里长辈来轮番劝说儿子，但仍无收效。杜宝山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不吃不喝。董氏又气又急，先硬后软，又哭又说，所有办法用尽，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向儿子妥协，尴尬地悔了邓家的婚约，然后托媒人去平羌驿潘家提亲。潘素梅的父母一听杜家的情况，满心欢喜，一口答应了这门婚事。董氏心中虽不乐意，但

按规矩给女方家下了聘礼，找人择了吉日，杀猪宰羊，张灯结彩，布置新房，定了喜期。成亲那日，杜宝山万般欢喜。

哪知晚宴快结束时，突然新房里传来女人的刺耳尖叫：

“妈，妈！他疯了……”

须臾，只见新郎杜宝山披头散发，衣衫不整跑出洞房，径直朝大门外狂奔。稍后，新娘潘素梅惊慌失措地追出来，语无伦次告诉大家：杜宝山疯了！众人先是一愣，随即一同追出门去。追至江边，众人忽听远处传来“咚”的投水声，杜宝山的一只鞋失落在岸边。众人方知他跳河自杀，不禁大惊失色，手忙脚乱打捞一阵，却毫无收获。第二天天亮后，族里的年轻人沿河寻找，可是几十里河道找遍了，也不见杜宝山的尸体。

儿子投河，董氏肝胆俱碎。转念寻思，儿子怎么会冷不丁神智错乱？定是潘素梅暗中加害！左思右想，愈发觉得潘素梅一举一动可疑，必是为谋取杜家的财产而谋害亲夫。于是董氏一纸状书将潘素梅告至县衙。

丁主簿陈述完毕，曾县丞默不作声，众衙员交头接耳，廊下看众议论纷纷。

“曾大人，你看如何办？”丁主簿见曾县丞半晌没表态，只得小声追问一句。

曾县丞体弱多病，又胆小怕事，此时一着急，额上已浸出一层虚汗。听到丁主簿的问话，他却一拍惊堂木，开口说道：

“今日县衙另有急事，暂不升堂问案。退堂！”

如一盆烧红的炭火当头一瓢冷水浇去，廊庑下及门外的看众顿时一片喧哗，怨声四起，吵闹不休，半晌不肯挪动。最后，在衙役们的驱逐下，众人无奈，只得扫兴离开。

众衙员们领命出去寻找汪县令，可到了傍晚，一个个垂头丧气，空手而返。两天后，依然没有汪县令的半点消息。

曾县丞知道瞒不下去了，只得赶紧呈报嘉州府衙。

嘉州府统领八县，府衙与龙游县衙均设在同一座城中，一个在南面，一个在西面，往来距离并不远。

清平世界，朗朗乾坤，龙游县衙的朝廷命官突然不知去向，无疑是天大的怪事！嘉州府衙刺史杨忠接到报告后十分震惊，立即率人赶往县衙。

刺史杨忠长得白净儒雅，公务之余，喜与一些放浪形骸的文人墨客在乌尤山登高望远，饮酒赋诗，畅抒情怀。他曾对人讲，自己的一生充满了玄机。许多年前进京秋闱，他阴差阳错地被一个贵族的女儿看上，于是他这个乡下来的贫困书生一年内便有了人生两大快事：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夫人不仅带来丰厚的陪嫁，更带来深广的裙带关系。岳父是当今皇后娘家的亲戚，杨忠由此跻身于皇亲国戚之列。婚后不久，杨忠外放任职，从此一帆风顺，仕途通达，五年前迁升嘉州刺史。眼下在他自己华丽的宅院内，除元配夫人外，另纳了四房颇有姿色的小妾，过着有滋有味的生活。



曾县丞闻听刺史杨忠驾到，慌忙出来迎接，屈身拜揖，惶惶不安，将汪县令之事仔细叙述了一番。杨忠满脸怒色，将众人数落一番：“一群废物！白拿朝廷的俸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居然连县令都丢失了，还咋能维护好坊区百姓治安？况且失踪两天后才呈报州府，怠忽延误，隐匿不报。朝廷一旦追究下来，你们一个个都脱不了干系！”

众人吓得急忙跪下磕头，噤若寒蝉。曾县丞的青衫早被虚汗浸湿，过了好一会儿，见杨忠愠色稍缓，才壮起胆子嗫嚅道：

“大人万望恕罪，此事端的突然。汪大人平日不喜属下跟随，独来独往，故出此差错。”

“汪县令在龙游可有好友？”

“没有。仅偶尔与凌云寺住持性空和尚对弈，算是棋友。”曾县丞摇摇头。

“汪县令会不会暗中有相好的人？”杨忠目光一闪，低声问道。

曾县丞听出杨忠的弦外之音，惊得一愣，想起前两位出事的县令，半晌才轻声答道：“这，卑职倒从无耳闻，不过依下官看来，汪县令性情冷淡，对寻花问柳之事似无兴致。”

杨忠从鼻子里哼了两声，冷眼扫了众人一遍。说：“此事不能再拖，必须立即详细具明上报。走，到汪县令居住的内宅看看。”

推开汪县令的房门，见书桌和书柜十分凌乱，书籍、卷帙杂乱无序。杨忠皱了皱眉头，说：

“将汪县令的卧房和书斋都仔细搜查一番，书籍、衣物、茶杯、茶壶一样都不要放过！”

翻了一阵，曾县丞有点疑惑不解，又有些犹豫不决地说：“杨大人，卑职觉得这屋子似曾有人翻动。”

杨忠一愣，忙走过去问：“何以见得？”

曾县丞答：“汪大人平日甚爱整洁，书帙放得整齐有序，可是眼下却很乱。再有就是书架后隔板上的尘土上似有新触动的痕迹。”

杨忠说：“那就快查一查是否短少了值钱的东西。”

几个衙役四处细看，但没发现其他可疑之处。杨忠一无所获，表情沮丧，只得命人将汪县令邸宅门上贴了封条，并将其所有信札、笔记全都捆起来，说是搬回州府中封存，日后交刑部勘验。

第三章

龙游县属剑南道西川嘉州府管辖。县城依山傍水，前有沫水、青衣江、岷江三江环绕，后有高标山、海棠山二山相依，四季分明，山清水秀，景色如画。境内五谷丰饶，鱼米鲜果应时而出，因河运而通达四方，故商贾云集，店肆林立，买卖兴隆，百姓富足。

龙游县汉代时名南安县，属犍为郡。后周时置平羌县，隋朝初年为峨眉县，以后又改名为青衣县。隋文帝杨坚率兵伐陈时，因在此见龙显现于江中，引舟前行，认为是上天对他的昭示，乃瑞祥之兆，故更名为龙游县。

端午节临近，停泊在岸边的彩船早已用油彩通身描绘一新，鲜艳夺目。每年端午节，龙游县都要在江边举行盛大的龙船赛，此为龙游一年最热闹的时光。嘉州府所辖的龙游、夹江、平羌、玉津、犍为、峨眉、绥山、罗目八县每年都要派船队前来参加赛龙船比赛。

拱宸门外的岷江河岸上早已彩台高筑，披红垂绿，旗幡招展。届时获胜的龙船队将到彩台上亮相，并由刺史亲手发给奖礼。这几日城中各家的女主人都在忙着打扫清洁，拆洗被褥，包粽子，泡雄黄酒，腌咸鸭蛋，杀鸡砍鹅。男人则到山上、水边采集菖蒲、陈艾等草药，悬挂在各自的门窗上，并用这些草药熬水泡澡，以避免夏季生疮害病。妇女、小孩和老人的脖子上早早就坠上外用青、赤、黄、白、黑五色丝线刺绣，内以丁香、雄黄、艾叶、藿香、苍术等提神醒脑、芳香除湿的草药填充的香囊。到龙游走亲串友的外乡人陆续到达，客栈生意红火，茶馆座无虚席，戏院里锣鼓铿锵，街上熙熙攘攘，各色小吃沿街叫卖，行人接踵而至。大家都等着五月初五那日看精彩的龙船赛。

接连两日的大雨，给炎热的天气带来凉意。端午节清晨，雨过天晴，凌云山红崖叠翠，大佛慈目含笑，宽阔的江面上白烟升腾，远山逶迤，犹似一幅美妙绝伦的风景画。

此刻，龙船赛即将开始，拱宸门的彩台下早已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歌声、笑